

马秦遗诗 青山风骨

□朱红萍

一座山，在历代的文献里，因有文字遗存，便有了文脉；一座山，在文字的遗存里，因有文者秉性，便有了格致。

朱家尖大青山历经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在历史的长空里，又经三次海禁，湮灭过人的足迹，断裂过人的语音，但在遗落于世的诗文里，在倏忽的时空中，依然可以听到有人走进它腹地的声响……这就是流淌在大青山的文脉，在后人的溯源与回望中，不时寻找到曾经的场景情境，发现昔人遗留给这座山的诗情画意，赋予了这座山以静默的格物致知。大青山，因此有了不绝的诗性与挺拔的风骨。

这还要从一首至今可考的最早的南宋遗诗说起……



记者 陈永建 摄

昔人正色台端立，抗疏秦松非诚忠。外主仇敌事巨测，植根坚固应难攻。上心感悟遽斥逐，隐匿了未闻国中。时尚或许可忠信，此章似亦成匆匆。七年复出路公鼎，操柄独握亘初终。飞将军囚奸狡秘，群君子死烟雾濛。当时尚议语无验，宗社固自巍崇崇。岂知悟室已戮死，在事非复骁前雄。秘计欲和缮未具，知闻那许余人通。事仇败国罪莫说，更闻海隅休兵戎。言扶度伏或太甚，鬼窟炎岭何其洞。初相北庭去未久，劫章宜得窥所衷。七阁得归良不恶，远胜鲸鱼翻背红。自来举职尽言责，余年谁计身穷通。代谋立见内难患，深愁尚服昌言公。天怜孤立不偏倚，用绝胜地扶衰翁。

这首《题马秦山图》是胡长孺所作。这位浙江永康人，与当时学者高彭、李湜、梅应春等人号称“南中八士”。马秦山在他眼里如一座仙山般存在。“马秦山图”早已无存，但他的这首诗细致地描摹了马秦山的美景美境，大篇幅追述黄龟年不畏权贵的事迹，也表露了他对前辈的崇敬心迹。

诗中提到“僧坊翠微互隐见”，不管是他眼前所见，还是追忆所思，那里早已凝集成他明心净志的一种情怀。他也在国家存亡或不着流中一再隐逸。如此的游历，既是追思，更是景仰。元黄潜（浙江义乌人，元文学家和书法家）的短文《题黄给事山居图》，同样如此：

予读《绍兴正论小传》，未尝不三复而悲之。方秦松起势立威，小不附者则欲置之死地，而忠鲠之风不为少衰！呜呼！何其盛也！然皆仅足以覆祸，固莫有得行其言者！呜呼！又何不幸耶！独故给事中黄公，居殿院时，疏松奸状，桡由是去相位，使当时听言类如此，《正论》可无作矣！他日桡卒用，公卒斥，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。呜呼！悲夫！公之去也，屏居海外马秦岛上，苍崖崛起，长风怒涛中，览是图，犹想见其孤标峻节，当与之并存于天壤间也。

诗文让故事留存，让风骨延续。时间到了明朝，姑苏人盛颖，当时的一位国画大师，画就了一幅《马耆烟雨图》。而元胡长孺、黄潜等的诗文，定是他作画再现碧云庵佳话的重要参考。

元代的地方志尽管还津津乐道地介绍马秦山碧云庵之事，却没有写“今尚存”。另外，明时海禁近一二百年，碧云庵肯定已不复存在。可以确定盛颖未曾到过马秦山，也未见过碧云庵（刘森林先生的《〈马耆烟雨图〉考》）。他赞赏黄龟年不畏权贵的气节、刚正不阿的人品和归隐自在的生活，作画既是寄情明志，也是再现已经无存的前辈画作。所以，依前人的

的诗文作为参考，很是自然。关于以马耆作画题，也许是他所处的时代需要如此避讳，就如进入明朝后，马秦山的盛名渐渐为朱家尖所覆盖。

但这幅国画大师的画作《马耆烟雨图》，在当时似乎并未留下多大名声！

白驹过隙，朝代更迭。明末清初的历史拐点上，又有一位道隐者辗转拐入了朱家尖大青山。他叫张煌言，南明儒将、诗人、民族英雄，曾官至南明兵部尚书。

明末，张煌言随鲁王朱以海入海到舟山抗清。清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闽站一役遭受重创，张煌言遂散兵遁隐“悬山”孤岛，以掩清人耳目，伺机东山再起。有地方专家考证：“悬山”即乌沙悬山。明《筹海图编》载“乌沙悬山即朱家尖也”。《定海厅志》疆域山川篇记“朱家尖，离城一百里，山尖最为耸拔……一名乌沙悬山。”张煌言就如此遁隐入朱家尖大青山，书写了另一番风云史话。

大隐从兹始，悠然见古心。地非关胜览，天不凝幽寻。石发溪头长，云衣谷口深。此中有佳趣，好作采薇吟。

张煌言作这首《入山》时，也许是遁隐初期。当他面对这座南宋名臣黄龟年曾隐逸过的青山，一份相似的处境，一种相同的气节，是否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怀与追崇？这应该是一次隔空追访与故知神交吧。那时他心境还好。

张煌言在海上坚持抗清近20年，四入长江、三下闽海，纵横几千里，出入莲花洋，避风石牛港，来往普陀山、朱家尖大青山等前岛屿。清康熙三年七月，张煌言终被捕……传说跟随他抗清的五位志士遗体被郑重地掩埋在大青山炼丹峰下，并称为“五志士墩”以示纪念，今尚有遗迹留存。

青山叠叠晚烟迷，几点疏磷断涧西。夜雨寂寥山鬼泣，春风无主鹧鸪啼。酒炉如故生荆棘，画栋凄凉落燕泥。开谢桃花谁过问？萋萋芳草牧群归。

一再感受《阙题》诗里的情绪，纵有春风拂过，已难掩张煌言心里最后的孤寂与悲凉。如今的朱家尖大青山已无“烟火几家廖落尽”的场景，但“结茅在山椒”的日子也已成为遥远的回响。

等到《马耆烟雨图》再次露面，已是清朝乾隆年间，是盖着9枚乾隆鉴赏章的皇家珍藏品，但没有明代的鉴赏痕迹。难道明代它是

一幅被藏匿的名画？而乾隆帝在画的右上方还信手来了一首御题诗《题盛颀马耆烟雨图》（《乾隆御制鉴赏名画题诗录》三集（三）卷七十一）。可以想见，这位手握盛世皇权的帝王对这幅画的珍视，还有对这幅画背后故事的钦赞。

古寺边傍精舍幽，禅云常觉覆檐头。弗宾弗主块然坐，为墨为儒静者流。低叶乔枝一律润，烟容雨意两无休。马耆峰自高崑崙，当面失之得见不。

烟云笼罩着的寺边精舍，个中人物块然而坐，其为主人乎？宾客乎？其为墨者乎？儒者乎？总之乃静者之流也。木叶湿润，烟雨空濛，马耆诸峰隐约相对，虽在眼前，而终不得见其清晰面目也。

乾隆的这首诗着重渲染描摹了画中之烟雨与隐者，不禁令人刮目。他不仅了解偏远海疆上一座海岛的地理景象，甚至还熟知一段僧坊佳话。这是能看作一位后世皇权者对往昔高士隐逸的一种欣赏与推崇？还有朱家尖大青山碧云庵这段典故的声名远播和传颂之久？

这样一个隐逸典故，一段宋韵佳话，经朝历代，穿越重重时空回廊，最终得到一位至高皇权者的青眼相待。

历史是奇妙的，时间是最终的见证者。这座人文青山，已成为一座精神地标，一种风骨典范。但有关追怀的诗文仍在继续……

凭栏暮鼓复晨钟，浪涌潮推古寺虹。醉雾联吟听酒雨，碧云独诵入禅风。龟年踪迹青山逸，盛颖留图岁月崇。远眺归帆残照里，渔歌不与旧时同。

这首《舟山朱家尖青山醉雾中》诗，是近年近八十岁的老外交官孙书柱先生（曾任中欧文化参赞）所写。他曾多次到舟山，极力为传播舟山文化至欧洲付出过心力。

孙参赞还曾邀请捷克著名医生、诗人、作家齐米茨基先生来舟山进行实地采风探访，写就一部长篇小说，在当地出版发行，引起不俗反响。后来，这部小说被当地华人翻译成《龙影》。

他说：他对舟山和舟山人印象深刻，曾为舟山山水写下《舟山朱家尖感怀》《浣溪沙·登普陀山》等多首诗词，对朱家尖青山醉雾里的人文历史更是深有感怀。

历史的窗口也许会框住相同的风景，但其中的人物总是一场场地切换，不断演绎出驻足归隐，景仰追崇，寄情赞誉等诸多不同的人间剧情，但其中的核心是一种气节、一种风骨，这于朱家尖大青山，是一场由南宋隐士出发的漫长人文历程，闪耀着灿若星辰的宋韵人文之光，近千年未曾停歇……

2023年2月19日
星期日
责任编辑：庄列毅
版式设计：汪菲菲

02



资料图